

序言

梁民生

鄭鎮球走了，悚然驚訝，讀樹椿兄之「憶」文，喚起那些塵封的畫面。

阿球是中山人鄉里也，越南華僑，多才多藝，是北京醫院一位醫生。香港不承認大陸的學歷，幸得何厚煌同學的幫助，在何氏的合作企業安排一份工作，允許阿球工閒時間在辦公室溫習功課，準備參加香港醫學會執業醫生考試，不負眾望，阿球獲得醫生資格後，弘社同學佟金銓讓阿球管理佟氏一間醫務所。同學去看病，阿球從來不收費，如在中午還請你飲茶。在阿球之後，何厚煌又安排同學一位大陸醫生夫人同樣工作，最後她也考取醫生執照。陳建邦同學於 1980 年 5 月 24 日在何氏企業工作到退休。

我返港，何厚煌沒有合適我的工作，由鄭樹安安排我入捷和。根據不完全統計，鄭樹安先後安排弘社同學 17 人在捷和工作，個別同學擔任重要工作。其他培正校友做到捷和高層職員，堅社、匡社各有一位。

潘端方於 1981 年安排過一位弘社同學在他的企業工作到退休。余伯偉和鄭建基的公司也有退休的弘社同學在發揮餘熱。

筆者寡聞，如有遺漏請補遺。一個人為大眾做了好事，我們要永遠記住他，將來還要紀念他，感謝之情歷歷在心。樂善好施的同學我們永遠尊敬。

此外為弘社同學子女赴美求學開經濟保證書，有陳建球和鄭樹安等人。由於阿球逝世引發於千絲人念萬縷追憶，此乃紅藍精神也。

憶鄭鎮球兄點滴

弘社朱樹椿

北京弘社同學驚悉鄭鎮球兄 2014 年 3 月 15 日在香港家中辭世，不勝惜感。今回憶鄭兄相識點滴，以托哀思。

同學喜稱鄭鎮球“阿球”，其弟鄭鎮洲“阿洲”。他們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1946 年從越南回國，入讀廣州培正中學初中三年級，是弘社同學。當時弘社僑生還有羅汝塗“阿流”（越南）、丘健華“阿丘”和張國成“肥佬”（印度尼西亞）、江尚鈺“肥豬肉”（馬來亞，今馬來西亞），熊超生（毛里求斯）等。

自 1946 年至 1955 年，我同鄭鎮球同窗共讀於廣州培正中學（四年），北京輔仁大學醫預科（一年），北京大學醫學院（後改為北京醫學院）醫療系（四年）共九年（鄭鎮洲於 1952 年春節後入讀北京醫學院醫療系五官專科，也是在 1955 年畢業）。當時畢業生由國家分配工作，鄭鎮球到北京第二人民醫院外科，其弟鄭鎮洲到內蒙古赤峰市五官科，我在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簡稱北大醫院）耳鼻咽喉科。我同阿球在北京工作又可常常相聚，直至 1965 年底我調往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腫瘤醫院前，我同阿球始終保持密切聯繫，友情也日深。我國改革開放後不久，鄭鎮球全家移居香港（阿洲此前已移居香港，現又移民到澳大利亞阿德雷德 Adelaide, Australia）。因為國內政治惡劣環境，我同阿球在分別和失去聯繫 22 年後的 1987 年才在香港第一次重逢，彼此相聚別後思念之情。此後，我每次到香港必同阿球相聚；在每次弘社舉行大慶祝活動，阿球也必邀我暢聚友情。

阿球、阿洲兄弟是田徑場上短跑健將，曾為弘社和學校爭得榮譽，立下汗馬功勞。1952年春舉行的北京市大學生田徑運動會，鄭氏兄弟、我和藥學系一位（湖北人）同學代表北京醫學院奪得4x100公尺接力冠軍；我任第一棒，阿球和阿洲分別任第三、第四棒。阿洲以11.2秒獲得100公尺亞軍，代表北京市大學生參加全國大學生運動會的4x100公尺接力和100公尺比賽，分別獲亞軍和第四。

阿球和阿洲都喜小提琴。他們和丘健華、陳福武等幾位同學師從音樂主任何安東老師（小提琴家、作曲家），頗有技藝。在弘社為“畢業紀念刊物”籌款的音樂會上，他們表演小提琴合奏，得到大家熱烈歡迎和讚賞。阿球在大學時也偶然露一手以饗同學。

高中畢業後，我同阿球、阿洲及幾位同學（好像有李世雄、胡靖邦、黃少昌、馬鎮江、翁家賢；黃國忠是否也在其中？）在二沙頭火車站坐火車前往上海，李宗柎等同學到車站送行。我們受到滬江大學培正校友曹振遠學兄（肥曹，建社）接車和安排住在滬江大學學生宿舍。參加全國各大行政區分別的高校統一招生考試和某些私立大學考試結束後，為了調節緊張精神，阿球、阿洲、我和幾位同學到蘇州、無錫、南京和杭州旅遊，放鬆一下。接到錄取通知後，各自奔赴自己的大學。阿球、我、黃少昌等幾位離滬前往北京，報到前住在東單八面槽胡同一個小四合院內（是黃超鵬的舅舅、北京市兒童醫院副院長鄧金鑒教授提供的住處）。阿球和我進入北京輔仁大學醫預科，遇到考入該校歷史系的吳錫麟（X麟）和梁希立（柴仔），生物系的黃炎榮“大隻佬”。我們五個弘社同學在同一學校，同一宿舍。“廣東仔”初到北方，不適飲食，阿球提議在學校附近一間私營小飯館“包餐”，大家都同意。半年後，吳錫麟和黃炎榮參軍，分別在空軍和坦克兵部隊。一年後，全國大專院校調整，輔仁大學醫預系合併於北京大學醫學院，阿球和我在醫療系二年級；他在甲班，我在乙班。梁希立重新參加高考，進入清華大學水利工程學系就讀。

在北京入讀各大學的弘社同學超過30人，當時以燕京大學為多，其次是清華大學；其他大學是北京醫學院、北京工業大學、石油學院地質學院、鋼鐵學院、林學院、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音樂學院等。弘社同學時常在燕京大學聚會，阿球和我必定參加。

記得阿球結婚慶禮是在醫院某大堂舉行，我和在京十餘位同學前往祝賀。當時是1950年代中後期，婚禮雖然簡單，但既隆重，又歡樂；該醫院多位領導來賀喜。婚禮儀式完成後，舉行歡快的舞會和歌唱；阿球小提琴演奏更令文娛活動增添色彩。會場非常歡快熱鬧，大家均盡興。祝一對新人一生永結同心，白首偕老。

從1946年到2014年的68年，鄭鎮球兄在我印象中，其性格沉穩，真誠待人，不喜誇誇其談，更不喜張揚。在同學相聚時，他常是靜聽，極少發言談論。若偶一發言，必驚四座，眾人甚至捧腹大笑。

真想不到2012年弘社舉行紀念慶祝建社70周年活動，在珠海和澳門同鄭鎮球兄相會竟是最後一次相見，一年多後鄭兄仙逝，未能再見一面。我同鄭鎮球兄68年友情和他的音容笑貌永留心中，不會忘卻。

安息吧！鄭鎮球兄，我們“阿球”！永遠思念你！

2014年5月7日於北京